



戎政典第七卷

戎政總部總論六

大學衍義補一

總論威武之道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臣按先儒謂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無事之時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衆卽此民也容之則保愛而不傷畜之則聚處而不散有以容之故無事之時得以生養而自遂有以畜之則有事之時易于召集以相衛國家之有衆亦猶土地之有險也地有險則人莫敢踰國有兵則人不敢犯然兵雖險而用之又必以順焉不順不動也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雜卦曰比樂師憂

蘇軾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衆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師之憂也 臣按師之爲卦萬世論行師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

間凡軍旅之用所謂出師駐師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有先儒謂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且所論者王者之師比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爲天下者制師以立武立武以衛國衛國以安民烏可舍此而他求哉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無不利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則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輒興師以侵伐之則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謙柔和順而下之人迺負固不服桀驁不馴其不正甚矣上之人專尚文德而不奮威武以正之則流于姑息失之寬縱迺謙之過非謙之益也又豈所謂稱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師 朱熹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又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臣按兵

師之興所以爲民也興師而民心不悅則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也是以人君舉事旣揆之己復詢之衆衆心和悅然後從而順之苟有不悅必中止焉寧失勢于他人不失心于己衆

夫之彖曰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程頤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道今旣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也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尙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無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尙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無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疆武之事不利卽戎謂不宜尙壯武也朱熹曰夬決也陽決陰也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尙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尙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頤曰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謂不利卽戎與莫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興兵以寇君子不利卽戎言君子不當專尙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所以深戒也然則所謂君子勝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

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養之以善而橫逆自若也則含晦俟時以冀其機之可乘仗義執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誠信以孚衆心申號令以疎衆聽相與同心以除害協力以敵愾兢兢焉常存危厲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業業焉益盡自治之道不恃己彊而事威武也內懷乎兢惕外嚴乎備戒雖有倉卒莫夜之戎亦无所憂矣夫然後以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舉無敵之師而加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決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則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聖人于夬之卦而丁寧深切如此其爲君子謀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萃之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頤曰澤上于地爲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備于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旣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臣按民生于世猶澤在地中澤潤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澤而不溢相與含容而不覺其爲多也澤一出乎地上則日積月累其出也無窮盡其流也無歸宿則必有奔放潰決之虞矣譬之民焉當夫國初民少之際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遷惜身而保類馴致承平



之後生齒日繁種類日多地狹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給于是起而相爭相奪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聖王隨其時而爲之制旣爲之足食以順其生又爲之足兵以防其變所謂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獨以戎器言蓋兵與農皆出于民農所以別于兵者以所執之器異也執耒耜鋤錢鎛者則謂之農手戈矛撓甲冑者則謂之兵其實皆民也言器則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蓋事久則必弊除其舊而新之則宿弊爲之一新人聚則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則泮渙有所拘束夫然則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臣按神武不殺四字雖聖人以贊易卦之用然武而謂之神神武而謂之不殺神武而不殺之一言是誠聖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陰陽生殺之機妙仁義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來也運其神妙之機而測度之于幾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旣往也斂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陰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則變化而莫測運用而無方仁厚而不傷廣大而無間是卽帝堯廣運之武成湯天錫之勇也伏惟聖人在上體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殺之心民之有患

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運神智仗道義以施德威以不殺而爲殺也則聖武布昭于天下則其所謂乃武者不獨並稱于乃文而且與乃聖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蕩蕩乎與帝堯之德同一廣運矣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按益贊堯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廣運不徒曰廣運而繼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謂之乃者以見帝德之所以廣運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爲聖神文武者乃以時而出之也本神聖以爲文武此聖人之文所以爲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爲神武而不殺也歟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臣按先儒謂不徒武而謂之聖武以見其出于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也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遂莫遠九有有截

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朱熹曰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言湯旣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孽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虔敬如此况無成湯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韋顧昆吾之敵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難者也然詩人頌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爲湯之緒以見高宗所以用武遠伐暴亂者不過承其先世餘烈以孫而成祖之功緒而已然則後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緒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無所畔援歆羨是怒而得其中發而中其節是謂之和聖人一心中和之極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當怒而不可不怒者焉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漢武之窮兵黷武是怒所不當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禍延于子孫嗚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嚴粲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爲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芟芟崇墉屹屹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

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臣按先儒謂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終于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師詩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緩攻徐戰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終不服從而後縱兵誅滅之意朱子所以解釋之者明白詳悉後世帝王伐叛討罪所當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遘駿有聲遘求厥寧遘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孔穎達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邗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迺作邑也臣按先儒謂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于成耳蓋以既爲人君則當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討其罪使之不敢厲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爲安集生聚之者不可無所居故又爲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貪功以立威也非廣地以附衆也盡吾爲君之道以無負上天付託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惟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

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惟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二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詩可見武王之伐紂蓋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臨督之者矣此衆所以勸之無二其心也蓋人之心卽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卽帝命之所臨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則是人心不歸人心不歸則是上帝不臨矣上帝不臨則其心不能無疑其心旣疑則雖有師徒之衆將帥之賢亦豈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興師動衆恆反求諸心曰上帝臨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則帝命在是矣夫然後決然爲之而不疑不然則龜龜然而不敢少安也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朱熹曰此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旣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躋躋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

事是師爾 臣按先儒謂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皆晦不見其有迹直至其時之至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爲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受此躊躇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謫在泮獻功其七章曰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司馬光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爲矣 臣按朱熹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爲頌禱之辭是詩所謂獻馘獻囚獻功者

則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雖未必有但味其辭克而謂之既既者已然之辭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鄆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者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歟其事之有無固不可必臣發之于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於學非但古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吳澂曰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臨

涖官府各有職掌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禮是以有威嚴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

嚴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於軍伍之法尤當以威嚴爲尙然徒尙威嚴而不本於禮則所謂威者矯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

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纒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

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

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



所禁況於修怨乎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入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以見用兵之事其事類名稱有不一如此者興師以討人之罪者必先審其大小遠近疆弱虛實以定其名然後隨其勢因其機而決其謀則收其萬全之效矣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國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臣按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宜以魯爲鑒魯一國也尙

不可失兵權而況天下之大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殺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于蔡討其弑父與君之罪而在官者咸無赦焉殘其身瀝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儼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書此以見人君欲興師以除姦亂必審機宜時勢以伺間待時仗大義正言以聲罪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以儼幸取勝胡氏所謂後世誅討亂臣者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儼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此數語者可以爲世之人君誅亂

臣安反側者之鑒戒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甯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爲師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陳上兵伐謀何迺至陳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實攻虛故無死者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也 臣按古之聖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爲國一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未嘗無兵也而不用之於師旅雖用師旅之衆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之法而不施於戰鬪戰鬪有其備遇敵可以不死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以不亡然卒不死也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臣按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旣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叛討貳存亡繼絕之禮所謂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之三數言者誠得聖人制事待人之要而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爲慮周而謀遠尤可爲世法者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違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杜預曰不徵辭謂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鬪臣按違之爲言是也人之興師以伐人者皆見他人有不是之處耳反求諸己吾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苟有犯於不是者則亟止焉所謂是者理而已矣順理爲是逆理爲非如此是惟不動衆動則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討

桓公十一年鬪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臣按所謂和者卽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旣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臣按曹劌